

文心雕龍隱秀篇疏解

隱秀〔1〕第四十

陳 拱

夫心術之動，遠矣；文、情之變，深矣〔2〕！源奧而派生，根盛而穎峻〔3〕。是以文之英蕤，有秀、有隱〔4〕。

隱也者，文外之重旨者也〔5〕；秀也者，篇中之獨拔者也〔6〕。隱以複意爲工，秀以卓絕爲巧。斯乃舊章之懿績，才情之嘉會也〔7〕。

夫隱之爲體，義主〔生〕文外〔8〕，秘〔祕〕響傍通，伏采潛發〔9〕；譬爻象之變互體〔10〕，川瀆之韞珠、玉也〔11〕。故互體變爻，而化成四象；珠、玉潛水，而瀾表方、圓〔12〕。始正而末奇，內明而外潤〔13〕。使翫之者無窮〔14〕，味之者不厭矣。

彼波起辭間，是謂之秀〔15〕。纖手〔乎〕麗音，宛乎逸態〔16〕，若遠山之浮烟靄，嬾女之靚容華〔17〕。然烟靄天成〔容華格定〕，不勞於粧點；容華格定〔烟靄天成〕，無待於裁鎔〔18〕。深、淺而各奇，嫵〔穠〕、纖而俱妙〔19〕；若揮之則有餘，而攬之則不足矣〔20〕。

夫立意之士，務欲造奇，每馳心於元〔玄〕默之表〔21〕；工辭之人，必欲臻美，恒溺思於佳麗之鄉〔22〕；嘔心、吐膽，不足語窮；煨〔煨〕歲、煉年，奚能喻苦〔23〕？故能藏穎詞間，昏迷於庸目〔24〕；露鋒文外，驚絕乎妙心〔25〕。使醞藉者蓄隱而意愉，英銳者抱秀而心悅〔26〕。譬諸裁雲、製霞，不讓乎天工；斲卉、刻葩，有同乎神匠矣〔27〕。

若篇中乏隱，等宿儒之無學，或一叩而語窮〔28〕；句間鮮秀，如

巨室之少珍，若百〔再〕詰而色沮〔29〕。斯並不足於才思，而有愧於文辭矣〔30〕。

將欲徵隱，聊可指篇：古詩之離別〔31〕、樂府之長城〔32〕，詞怨、旨深，而復兼乎比、興；陳思之黃雀〔33〕、公幹之青松〔34〕，格剛、才勁，而並長於諷諭；叔夜之□□〔35〕、嗣宗之□□〔36〕，境元〔玄〕、思澹，而獨得乎優閑〔37〕；士衡之□□〔38〕、彭澤之□□〔39〕，心密、語澄，而俱適乎□□〔40〕。

如欲辨秀，亦惟摘句。「常恐秋節至，涼飈奪炎熱〔41〕。」意悽而詞婉，此匹婦之無聊也〔42〕。「臨河濯長纓，念子帳悠悠〔43〕！」志高而言壯，此丈夫之不遂也〔44〕。「東、西安所之？徘徊以旁皇〔45〕！」心孤而情懼，此閨房之悲極也〔46〕。「朔風動秋草，邊馬有歸心〔47〕。」氣寒而事傷，此羈旅之怨曲也〔48〕。

凡文集勝篇，不盈十一〔49〕；篇章秀句，裁可百二。並思合而自逢，非研慮之所求也〔50〕。或有晦塞爲深，雖奧非隱〔51〕；雕削取巧，雖美非秀矣〔52〕。

故自然會妙，譬卉木之耀英華；潤色取美，譬繪帛之染朱、綠。朱、綠染繪，深而繁鮮；英華耀樹〔53〕，淺而煒燁。秀句所以照文苑，蓋以此也〔54〕。

贊曰：深文隱蔚，餘味曲包〔55〕。辭生互體，有似變爻。言之秀矣，萬慮一交〔56〕。動心、驚耳，逸響笙、匏〔57〕。

〔1〕隱秀 黃注云：「隱秀篇自『始正而未奇』，至朔風動秋草『朔』字，元至正乙未（拱按即西元一三五五年）刻於嘉禾者，即闕此葉。此後，諸刻仍之。胡孝轅、朱鬱儀皆不見完書。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，後歸虞山，而傳錄於外甚少。康熙庚辰（拱按即西元一七〇〇年），何心友從吳興賈人得一舊本，適有鈔補隱秀篇全文。辛

己（拱按即西元一七〇一年），義門過隱湖，從汲古閣架上見馮己蒼所傳功甫本，記其闕字以歸。如『疎放豪逸』四字，顯然為不學者以意增加也。」（又范注引校勘記云：「何義門文集卷九載有跋文心雕龍三則，叔琳括約其前後文以作此記。義門，名焯。心友，焯之弟。虞山，言錢謙益也。馮己蒼，名舒。錢功甫，名允治。明末常熟人，即稱得阮華山宋槧本者。」）據此，知本篇元時即已殘缺。

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：「是書自至正乙未刻於嘉禾，至明宏治、嘉靖、萬曆間，凡經五刻，其隱秀一篇，皆闕文。明末，常熟錢允治稱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四百餘字。然其書晚出，別無顯證。其詞亦頗不類，如：『嘔心、吐膽』，似摭李賀小傳語；『鍛歲、練年』，似摭六一詩話論周朴語；稱班姬為匹婦，亦摭鍾榮詩品語。皆有可疑。況至正去宋未遠，不應宋本已無一存，三百年後，乃為明人所得。又考永樂大典所載舊本，闕文亦同。其時，宋本如林，更不應內府所藏無一完刻。阮氏所稱，殆亦影撰。」又范注引紀昀曰：「稱淵明為彭澤，乃唐人語，六朝但有徵士之稱，不稱官也。」又云：「且隱秀三段，皆論詩而不論文，亦非此書之體。似乎明人偽託。」（校釋亦云：「文中有彭澤之□□句，此彭澤乃指淵明。然細檢全書，品列成文，未及陶公隻字。……淺人……以陶居劉前，理可援據，乃於此文特加徵引。適足以成其偽託之證。」）

又札記云：「詳此補亡之文，出辭膚淺，無所甄明。且原文明云，思合自逢，非由研慮。即補亡者亦知『不勞妝點』，『無待裁鎔』。乃篇中忽孱入『馳心』、『溺思』、『嘔心』、『煨歲』諸語：此之矛盾，令人笑、詫。（拱按此言極誤，詳下文注二七）。豈以彥和而至斯！至如用字之庸雜、舉證之濶疏，又不足誦也。案此紙亡於元時，則宋時尚得見之，惜少徵引者。惟張戒歲寒堂詩話引劉勰云：『情在詞外曰隱，狀溢目前曰秀。』此真隱秀篇之文。今本既云出於宋槧，何以獨遺此二言？然則膺跡至斯愈顯，不待考索文理，而亦知之矣。」

由以上所錄，可知補亡之為偽託，固已無疑矣。唯細審其辭，札記以為其用字庸雜、舉證濶疏，容或有之。然就大體而觀，彼於彥和之意殊亦無悖也。札記必以其為矛盾，併於彥和殘篇亦不加正視，即自另作新篇以為續貂，或因技癢難耐，而欲露才揚己故也。不僅無益，抑亦難免於譏責矣！（而校釋亦頗有效顰之舉，蓋以彥和原作既殘，畫鬼無徵，自不妨多穿鑿之也。）

札記另作新篇，其說辭云：「夫隱、秀之義，證明極艱。彥和既立專篇，可知於文苑為最要。但篇簡俄空，微言遂闕。是用仰窺劉旨，旁緝舊聞，作此一篇，以備摹採。然褚生續史，或見哂於通人；束皙補詩，聊存思於舊制。」此其言外之意，似以其所續必能存乎彥和之舊矣。此種自誇之情，亦難不令讀者生反感之心也。且札記固羨於文辭，然實拙於文理。觀其於體性、風骨、通變、定勢、情采及下文總術等篇既並無善會，

而於此隱、秀之義，自謂仰窺原旨，而能續彥和之舊，恐亦止是驕狂、縱恣，自欺、欺人之談耳！此於彥和殘篇徵之，當知吾言之不誣也。

彥和殘篇有云：「隱之爲體，義生文外，……譬爻象之變互體，川瀆之韞珠、玉也。」此其後者之意，蓋以「珠、玉潛水」喻隱體。而隱體乃文外之重旨，原屬幽隱而不可見者，故可如珠、玉之潛水也。然珠、玉潛水，本非全無形跡可求者。若謂全無形跡可求，則人亦無由識其所潛之珠、玉矣。此必然之情也。故其下文云：「珠、玉潛水，而瀾表方、圓。」此方、圓之瀾，正所以表潛水之必有珠、玉也。彥和殘篇，言隱之義實如是。由是以觀札記之新篇，則其謬立見。新篇云：「『玉在山而草、木潤，淵生珠而涯不枯。』秀之喻也。」其所引二句本荀子勸學篇。此中所謂「玉在山」、「淵生珠」，實與彥和「珠、玉潛水」之喻並無不同；而「草木潤」、「涯不枯」，與「瀾表方、圓」亦復相似。而彼却以此爲「秀之喻也」。如是，則彥和所謂隱者，正新篇所謂秀也。新篇反隱爲秀，其於劉旨，寧非南轅而北轍乎？止此一節，即見新篇於隱、秀之義，實尚未能了了也！遑論其他乎？然則所謂續紹也者，焉知其非狗尾耶？

張氏歲寒堂詩話（卷上）所引「情在詞外曰隱，狀溢目前曰秀」，應如札記所言，乃本篇之文。其言隱之義，與殘篇所言無異。殘篇以隱爲「義生文外」，張引以隱爲「情在詞外」，二語並同。（情謂情實，指文意而言，與「義生文外」之義同。）且依殘篇，隱乃隱體。（故云「隱之爲體」。）體者，文體也。此處之體本就文意而言，故必爲體要之體。由此可知，彥和所謂隱者，乃文外潛隱之體要之體也。

至於張引言秀之義，則視殘篇尤爲明晰。殘篇止言秀爲「篇中之獨拔」、「秀以卓絕爲巧」，餘則無見矣。僅此二句，殊難定秀究爲文辭抑或文意也。（新篇言秀，混沌其詞，殊不知秀爲何物。）今幸張引有「狀溢目前曰秀」一語，可知秀由狀見。狀者，形狀，即具體之形相，亦即所謂體貌、聲貌或情貌是也。（陸機文賦云：「信情貌之不差，故每變而在顏。」與此「狀溢目前」之情無異也。）循此而言，則彥和所謂秀者，乃篇中獨拔之體貌之體也。

篇中獨拔之體貌謂之秀，篇外潛隱之體要謂之隱，然則隱、秀也者，固非平常之文體也。欲明獨特之文體，而標之曰隱、秀，並進而論列之，此本篇之所以立也。

且論文體而至於隱、秀，可謂極詣。惜乎，其篇之殘也！後人所補，即屬有得，亦不必真能盡彥和之精蘊矣！

惟就秀體——獨拔之體貌之體——而言，則補亡之篇亦確有精義可言者。吾人殊不應以其出於後人所補，而抹殺之也。其言有云：「纖乎麗音，宛乎逸態，若遠山之浮烟靄，變女之靚容華。」此言麗音、逸態，即體貌之體，亦即所謂秀體是也。而此種體貌，既若遠山之烟靄、變女之容華，固已美矣！抑復表之以「浮」、以「靚」，則其生動

、活潑之狀殊無以復加矣。補亡以此言秀體，與張引「狀溢目前」之情殊無悖也。況其所狀，尚不止此，更有勝者。（參下注二〇）。止此一端，足徵補亡亦應有其存在之價值矣。因其深諳於文體（體貌）故也。安得因其僞託而不加正視乎？用特妥爲表出，以備好學、深思之士得循之而進焉！

近世暗於文體，氣亦甚衰，於此等難明之辭，既有逃之之由，而不肯再予思索，固其宜也！復何言哉？復何言哉？

〔2〕夫心術之動，遠矣；文、情之變，深矣！心術，蓋指情性之術。文心系統，情性乃爲文之本，亦文體之本。故此處之心應指情性。文，謂文辭、文采也。情者，情實之義，指文之內容、意義。

〔3〕源與而派生，根盛而穎峻。源，蓋就上句之「情」言。根，指上文之「文」言。派，別水也，（見說文）。段注：「吳都賦百川派別，劉逵注引字說曰『水別流爲派』。」按此應係派之本義，申之則爲流派、枝派等義。此言派生，當指上句之「情」之枝派，即指文意之枝派言，用喻下文之隱。穎，禾末也。（亦見說文）。說文徐箋：「穀在裏中謂之穎，穎居稈之顛，故曰禾末。」此處自根言穎，實泛指植物之枝及葉言，謂根盛則枝、葉峻茂也。離騷：「冀枝、葉之峻茂兮。」此言穎峻，乃就上文以「文」（文辭、文采）以爲喻，謂其特出之辭句也，用喻下文之秀。

〔4〕是以文之英、蕤，有秀、有隱。英，新書：「吟窗雜錄（三七）英作精。」又云：「吟窗雜錄有秀、有隱，作有隱、有秀。」按精可通，唯音較劣耳。

英蕤，文選嵇康琴賦：「飛英蕤於昊蒼。」注：「說文曰，蕤，草、木花貌。」按蕤音^日，亦華也。此連詞，用指文章中獨特之形相，即隱、秀是也。故云「有秀、有隱」也。

〔5〕隱也者，文外之重旨者也。重旨，猶言大旨、深義、要義之意也。按此句言隱之義。文外之重旨，此重旨不在文內，故謂之隱。然隱亦非全隱，必於篇內略有形跡可見，令讀者得於其可見之形跡，而推求其潛隱之文外之意也。而此文外之意，與夫篇內可見之跡，實爲一複意。故下文云：「隱以複意爲工」。

〔6〕秀也者，篇中之獨拔者也。按獨拔蓋自辭句見。篇中之辭句（一句或數句）能爲全篇之警策者，即所謂獨拔者也。又句雖以意爲主，然因結音、擣藻而成，自亦有態。而此警策之句，實表全篇獨拔之態；此態，乃真所謂秀也。

〔7〕斯乃舊章之懿績，才情之嘉會也。舊，按此字似可疑，唯義亦勉強可通。

此二句總結本段之言隱、秀。舊章，應爲古代文章之意。才情，蓋謂才性或情性也。情性內容，有才、有情，故即以才、情代之，所謂部份代全體也。嘉會，易乾文言：「君子體仁足以長人，嘉會足以合禮。」辭當本此，義則不必相同。此處言嘉者，蓋美

好之義；會，謂會遇也。夫文體固以才性或情性為本源，然性情之為術，其自身實屬「詭雜」多變殊，不易掌握者，（參神恩篇「情數詭雜」注）故恆有恃於會遇也。而隱、秀雖為獨特之文體，（參前注一），亦自是才性之嘉會而成者。故曰「才情之嘉會也」。

〔8〕夫隱之為體，義主文外。主·黃注：「汪作生。」紀評：「生字是。」又新書：「余本、張之象本、兩京本作生。」按作生義長。

此句請參閱上文注五。因其義生文外，故為隱體。隱者，潛隱之意也。

〔9〕秘響傍通，伏采潛發。秘，拾遺：「汪本、余本、兩京本、四庫本、崇文本並作祕。按祕字是，說詳正緯篇『東序秘寶』條下。又按傍當作旁。原道篇『旁通而無滯』，其明證也。」按傍字是。拾遺引原道篇「旁通」為說，非是。

此二句循隱體而言，隱體固幽，義生文外，然亦非全無形迹可見者。傍通之祕響、潛發之伏采，即所以彰顯隱體之形迹也。其要乃在人之善會耳。若無此形迹，則隱體不可見。隱體不可見，則非真隱，直是晦塞而已矣。唯通為傍通、發為潛發，而響必祕響、采必伏采，是則所謂形迹云者，必止於若有、若無之間，可見而實不易見也。此隱體之所以難作、難會也。

〔10〕譬爻象之變互體。新書：「互，原作玄，梅據王改。」

互體，亦曰互卦。漢人說易，六十四卦除乾、坤外，每卦上、下兩體可以互取為象者，謂之互體。如中孚卦，☱☲本由下兌☱、上巽☴合成，其中二至四爻可互為震☳，三至五爻可互為艮☶，此即互取為象之意，而與原初之兌☱及巽☴即成獨立之四個三畫卦。（亦有止能成三個者，如大過☱☲，二至四爻可互為乾☰，三至五爻亦可互為乾☰，二乾相同，除去其一，與原初之兌☱及巽☴止三卦耳）。此說起於京房，至鄭玄、虞翻而大，然亦繁瑣不堪，殊無深義。（參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）。又杜預注左傳「遇觀☱☲之否☷」（見莊二十二年）云：「坤下、巽上，觀也。」又云：「坤下、乾上，否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。」又云：「易之為書，六爻皆有變象，又有互體。聖人隨其義而論之也。」彥和此句蓋本杜氏。

然六爻（爻象）之變，並非皆變為互體，與互體並無直接關係。故此句，爻象之變互體，實未詳其何解。（下文「互體變爻，而化成四象。」亦同。）唯句義不晦，蓋以互體喻隱體，而以其爻象之變，則為可見之形迹也。

〔11〕川瀆之韞珠、玉。未詳所出，或即由下注尸子之說引出。珠、玉亦喻隱體。

〔12〕珠、玉潛水，而瀾表方、圓。藝文類聚（八）引尸子：「凡水，其方折者有玉，其圓折者長珠。」淮南子繆形訓亦有此語，唯文字略異。高誘注：「圓折者，陽也。珠，陰中之陽。方折者，陰也。玉，陽中之陰也。皆以其類也。」彥和言本此，句義則詳前文注一，並參前文注九。

〔13〕始正而末奇，內明而外潤。始正、內明，指互體及珠、玉；末奇、外潤，指四象及方、圓之瀾。瀾，波紋也。

〔14〕翫 通作玩。說文：「翫，習厭也。」王注：「厭，飽也。謂習之而至於厭足也。」按厭，通作爨。

〔15〕彼波起辭間，是謂之秀。波者，水波。辭，謂文也。辭間，即前文「篇中」之意也。波起於水面，猶獨拔之體貌起於辭間也：此之謂秀。

〔16〕織手麗音，宛乎逸態。黃注：「織、麗字闕。」按手，應作乎，蓋形近而譌也。

織，織小玲瓏之貌。宛，宛轉屈曲之貌。麗音、逸態，均指體貌或聲貌，即所謂秀體是也。

〔17〕若遠山之浮烟靄，變女之靚容華。變，音戀。詩齊風甫田：「婉兮、變兮，總角吶兮。」毛傳：「婉、變，少好貌。」靚，音淨，妝飾也。此承上文「麗音」二句，以遠山浮靄、變女靚容華喻秀體也。由此可見，秀體之所以生動、活潑矣。此節殊勝，宜細會！並參前注一。

〔18〕然烟靄天成，不勞於粧點；容華格定，無待於裁鎔。按烟靄不得言粧點，容華不得言裁鎔。句疑作：「容華格定，不勞於粧點；烟靄天成，無待於裁鎔。」

格，應謂格度，蓋亦用狀人之具體形態者。（三國志魏志滿寵傳：寵卒，「子儵嗣，儵以格度知名。」）此二大句表秀體之自然也。格定、天成，皆謂自然也。

按此仍以烟靄、容華爲喻，明篇中秀體之必須自然，始爲極致；不然，若猶有人工之粧點、裁鎔，必有斧鑿之痕，則不足以爲秀體矣。

又按此二句之義極佳，惜乎近人之不善會也。故紀評謂之爲寫作上文「純任自然」，而札記將其與下文「溺思」、「嘔心」混言，其誤無殊，皆有類於郢書而燕說也！直不知彼等究如何讀古人之書也！實則謂純任自然，後文彥和確有明言，不得與此混爲一談也！（詳下注27後文）

〔19〕深、淺而各奇，儂、織而俱妙。儂，黃注：「字典無儂字，應是穠字之誤。」按此應可從。

穠，音濃，花、木盛貌。此亦狀秀體。

〔20〕若揮之則有餘，而攬之則不足矣。揮，謂揮斥。若欲揮斥之使去，則必有餘，謂去而不能盡也。攬者，持攬、擁攬之義。若欲擁攬之使來，則必不足，謂無所可攬也。此承上二句明秀體奇妙之情。揮之則有餘，實言其非無；攬之則不足，則又有似於非有矣。謂其非有，而實則有；謂其非無，而又似無：無耶？有耶？有、無莫定，似有、似無，恍惚、杳冥，不可言狀：此本句之妙，亦所以狀秀體之妙也。蓋秀之爲體，

必如是、如是，始能見其所以為妙也。

是以本段自「波起辭間」至此，其所狀之秀體，總其歸趣，要者有三：一曰生動、活潑也，二曰自然也，三曰若有、若無也。即此三者以觀，補篇之作者必極精於體貌之體者也。讀者能於此深體而明辨之，自應有所進矣。而札記之流，却以「用字庸雜、舉證闊疏」，一筆勾銷之，其卑陋、無知之情固無以復加矣！彼雖作新篇以續，又烏能明秀之所以為秀耶？（參下文注二七）。

〔21〕夫立意之士，務欲造奇，每馳心於玄默之表。元，當作玄。

造奇，指構作隱體言。玄默之表，謂言辭所能達者之外也。隱之為體，義生文外。故馳心於玄默之表，正所以構作隱體也。

〔22〕工辭之人，必欲臻美，恒溺思於佳麗之鄉。臻，至也。臻美，意指構作秀言。佳麗，指美詞。秀以卓絕為巧，必有賴於佳麗，始能令其狀溢目前。故溺思於佳麗之鄉，正所以構造秀體也。

〔23〕嘔心、吐膽，不足語窮；煨歲、煉年，奚能喻苦？煨，應作鍛，形似而譌也。

嘔心、吐膽，紀昀以為「似撫玉溪李賀小傳。」未詳。煨歲、煉年，歐陽修六一詩話云：「唐之晚年，詩人無復李、杜豪放之格，然亦各以精意相高。如周朴者，構思尤艱，每有所得，必極其雕琢。故時人稱朴詩月鍛、季煉，未及成篇，已播入口。其名重當時如此，而今不復傳矣。」煨、鍛二字蓋同。

〔24〕故能藏穎詞間，昏迷於庸目。穎，即穎脫之穎，謂錐芒也，（參祝盟篇注五八），此指秀體言。句言：所構秀體之善，而令庸目者昏迷之意也。

按秀體本篇中之獨拔，實無所謂藏也。所以謂之藏者，蓋就庸目者而言耳。此見結詞之工，讀者細味之可知。以下二句亦然。

〔25〕露鋒文外，驚絕乎妙心。鋒，即鋒穎、鋒芒，此指隱體言。句言：所構隱體之善，而令妙心者驚絕也。

按隱體乃文外之重旨，故云露鋒文外也。唯隱體本屬潛隱，實無所謂露也。所以謂之露者，蓋就妙者心而言耳。妙心者會人所不能會，故雖隱亦露也。

〔26〕使醞藉者蓄隱而意愉，英銳者抱秀而心悅。醞藉，並作蘊藉、溫藉。漢書薛廣德傳：「廣德為人，溫雅、有醞藉。」注：「服虔曰：寬博有餘也。師古曰：「醞，言如醞釀也；藉，有所薦藉也。」王先謙補注引王念孫曰：「服說及顏注義縱傳是也。（按義縱傳云：『少溫藉。』師古注：『言無所含容也。史記作蘊藉。』）溫藉者，含蓄有餘之意。或作醞藉，又作蘊藉。」按王說是。此言醞藉者，應即含蓄而較有深度者。蓄者，含蓄之義，與下句抱字對文。醞藉者、英銳者，皆指高明之讀者。此言作者

創造出妥善之隱體與秀體，而令高明之讀者稱心、愉意也。

〔 27 〕 譬諸裁雲、製霞，不讓乎天工；斲卉、刻葩，有同乎神匠矣。 卉，音諱，𦵏之俗字，草之總名也。（見說文）。葩，音芭，說文：「華也。」段注：「草、木華也。」文選嵇康琴賦：「若衆葩敷榮曜春風。」注引郭璞云：「葩，爲古花字。」此二句言所創妥善之隱、秀之體，譬天工之裁雲、製霞，亦如神匠之斲卉、刻葩，而無剪接之迹與斧鑿之痕也。此之謂純歸於自然也。

按自「夫立意之士」至此爲一段。此段之要，在由「馳心」、「溺思」，以言「嘔心」、「吐膽」之苦，與夫「煨歲」、「煉年」之困，然後而始真能如天工之裁雲、製霞，神匠之斲卉、刻葩；即由強作而歸於自然之義也。此義甚諦，學者應三致意焉！

夫言作文構體，自須自然。然自然爲一極詣，決非些微聰明之所能致，亦非徼倖之所可及。唯有嘔心、吐膽，煨歲、煉年，歷盡千山、萬水之困，而不爲困所困者，方能至耳。是則本段之義，雖爲後人所補，設若彥和有知，亦必含笑而首肯矣。世徒知作文自然之可貴，而不知其所以如此者，又烏足以言自然哉？

又按札記以爲本段「馳心」、「溺思」，「嘔心」、「煨（拱按應作煨）歲」諸語，與前文「不勞妝點」、「無待裁鎔」，爲相矛盾，令人笑、詫！此乃一大誤解，可見其閱讀古典之粗疏也。讀者細閱前文注（一八）及本注所言，其誤立見。不煩多贅也。蓋彼輩讀書，眼到而心不逮，而又急於表述自家見解，焉得不誤乎？讀書、作文如此，不僅可笑，抑亦不可諒矣！

〔 28 〕 篇中乏隱，等宿儒之無學，或一叩而語窮。 等，同也。宿儒，猶言宿學，謂積學之士也。史記莊子傳：「然善屬書離辭……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。」叩，舉發也。論語子罕：「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」此以宿儒無學，而一叩語窮，喻乏隱之文。蓋隱之爲體，義生文外，有類於真宿儒所潛藏之真知也。乏隱之文卻正與之相反，故以爲喻也。

〔 29 〕 句間鮮秀，如巨室之少珍，若百詰而色沮。 少珍，黃注：「馮本有此二字。」又云：「詰字闕。」又按百字疑誤，字應作再。形近而譌也。

巨室，孟子離婁（上）：「爲政不難，不得罪於巨室。巨室之慕，一國慕之。」注：「巨室，大冢也。」再詰，與上句一叩對文。沮，謂沮喪。

〔 30 〕 斯並不足於才思，而有愧於文辭矣。 才，謂才性，亦即情性。才性爲一綜合體，其中之心爲思之主，而以才代之，故曰「才思」。（此才非才能、天才之才，參事類篇注三三）。文辭，謂文章也。

〔 31 〕 古詩之離別 黃注：「古詩十九首，行行重行行，與君生別離。」按古詩中言離別者頗多，如行行重行行固是，即如青青河畔草、涉江采芙蓉、庭中有奇樹、孟

冬寒氣至、客從遠方來、明月何皎皎等皆是也。原文止泛言離別，殊難定也。

〔32〕樂府之長城 樂府古辭有飲馬長城窟行。宋郭茂倩樂府詩集：「一曰飲馬行。長城，秦所築以備胡者，其下有泉窟，可以飲馬。古辭云：『青青河畔草，綿綿思遠道。』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，而飲其馬，婦人思念其勤勞而作是曲是也。」

〔33〕陳思之黃雀 陳思，陳思王之簡稱，即曹植，見明詩篇注四三。曹子建集（卷六）有野田黃雀行，其詩曰：「高樹多悲風，海水揚其波。利劍不在掌，結友何須多？不見籬間雀？見鷁自投羅！羅家得雀喜，少年見雀悲。拔劍捎羅網，黃雀得飛飛，飛飛摩蒼天，下來謝少年。」

〔34〕公幹之青松 公幹，劉楨字，略見明詩篇注四四。劉公幹集有贈從弟三首，其二云：「亭亭山上松，瑟瑟澗中風。風聲一何盛？松枝一何勁？冰霜正慘悽，終歲常端正。豈不罹凝寒？松柏有本性。」句所云青松，蓋指此也。

〔35〕叔夜之□□ 黃注：之字下「闕二字」。

叔夜，嵇康字，見明詩篇注五〇。

〔36〕嗣宗之□□ 黃注：之字下「闕二字」。

嗣宗，阮籍字，亦見明詩篇注五〇。

〔37〕境元、思澹，獨得乎優閑。元，應作玄。

澹，蓋同淡。優閑，寬舒、閑適之貌。

〔38〕士衡之□□ 黃注：之字下「闕二字」。

士衡，陸機字，見明詩篇注五三。

〔39〕彭澤之□□ 黃注：之字下「闕二字」。又云：「一本增入疏放豪逸四字。」

彭澤，謂陶淵明也。淵明字元亮，晉潯陽柴桑人，入宋後更名潛，而仍其舊字。少有高趣，博學、善屬文。太元（晉武帝年號）時起為江州祭酒，旋，自解歸。義熙（晉安帝年號）中，為劉敬宣參軍。不久，又為彭澤令，故世稱陶彭澤，後因督郵之故，曰：「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，向鄉里小兒？」即日解綬去，並作歸去來辭以見意。家居，安貧，不慕榮利，恬澹寡欲，種耕自適，詩、酒自娛，任真自得，嘗著五柳先生傳自喻。宋文帝元嘉四年卒，顏延之誄之，諡曰靖節徵士。著有集聖賢群輔錄、五孝傳，及詩、賦、辭、贊等。後由昭明太子蕭統輯為陶靖節集。

陶以詩稱，其文亦佳，後人論者甚多，此不宜及。（鍾嶸詩品列其詩為中品，顯屬非是）。唯陶集之行，似始自昭明，彥和譔文心時，應尚未見也，故文心他篇從未提及。此處補亡者一及耳。其所謂「彭澤之□□」，文既有缺，亦無由知其然矣。

〔40〕俱適乎□□。 黃注：「下闕二字，一本有壯采二字。」

按自「將欲徵隱」至此爲一段。紀評云：「此轉挂漏，且隱亦不止於詩。」此說是也。本段引詩徵隱，而於古詩之離別、樂府之長城，而僅以「詞怨、旨深」，「復兼乎乎比、興」爲說；於陳思之黃雀、公幹之青松，亦僅以「格剛、才勁」，「並長於諷諭」爲說：此其所說，殊皆泛泛，殊難徵隱體之特質。夫「隱也者，文外之重旨也」；「隱以復意爲工」；「隱之爲體，義生文外」：以此準衡之，則上述二例均無與焉。蓋無以明隱之所以爲隱也。而以下所列之叔夜、嗣宗及士衡、彭澤二例，雖多缺字，其所爲義，自亦可推想而知矣。札記謂其舉證濶疏者，於此應屬可說也。

〔41〕「常恐秋節至，涼颼奪炎熱」。按此係班婕妤（亦作婕妤）怨歌行中之句。班婕妤見明詩篇注二九。怨歌行載文選，其辭曰：「新裂齊紈素，皎潔如霜、雪。裁爲合歡扇，團圓如明月。出、入君懷袖，動搖微風發。常恐秋節至，涼風奪炎熱。棄捐筵席中，恩情中道絕！」李善題注引五言歌錄曰：「怨歌行古辭，然言古者有此曲，而班婕妤擬之。」

〔42〕意悽而詞婉，此匹婦之無聊也。按補亡者依詩中「常恐秋節至，涼颼（風）奪炎熱」二句，謂其意悽、詞婉，且因而言匹婦之無聊，似與秀體無涉。蓋因其並不直接表態故也。然細體此言，原示班姬自懼失寵之愁——此愁應止一淡淡之愁，故作者亦止以「無聊」狀之。而發此愁之人之愁態，雖未明述於二句之中，實則既有此愁，必有發此愁之人，而其愁態固已涵蘊於內，勢將呼之而欲出矣。故於此二句而能見班姬之愁態，則知秀之所以爲秀矣。此例實佳，唯在讀者之善會耳。

〔43〕「臨河濯長纓，念子悵悠悠」。依傳統言，此爲李陵與蘇武詩中之句。李陵，亦見明詩篇注二九。與蘇武詩共三首，載文選。其二云：「嘉會難再遇，三載爲千秋。臨河濯長纓，念子悵悠悠！遠望悲風至，對酒不能酬。行人懷往路，何以慰我愁？獨有盈觴酒，與子結綢繆！」

文選注「臨河」二句云：「夫冠纓仕子之所服，濯之以遠遊。今因遠遊而感逝川，故增別念也。」按此注非是。說文：「纓，冠系也。」段注：「冠系，可以系冠者也。系者，係也。」準此，則纓似不必以長言。今謂長纓，應爲別物。漢書終軍傳：「軍自請，願受長纓，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。」疑此長纓，與李詩所言者同，蓋馬纓也。左傳桓二年：「擊、厲、游、纓，昭其數也。」杜注：「纓，在馬膺前，今如索帶者也。」日人竹添光鴻會箋云：「纓，飾馬也。巾車玉路樊纓，十有再就；金路樊纓，九就；象路樊纓，七就；革路條纓，五就。（拱按此係摘引周禮春官巾車條文）。陳祥道云：『纓，蓋用組爲之，與冠纓同。其有十二就、九就、七就、五就之別者。五采一帀爲就。與圭纓冕旒之就同。』鄭司農以士喪馬纓三就，謂削革三重，康成謂纓以五采屬飾之。殆不然矣。』陳說是也。服虔云：『纓如索帶，今乘輿大駕有之。』然則漢、魏以來，

大駕之馬，膺有索幫，是纓之遺象。故杜云，如索幫也。」幫，今作裙。馬纓如索幫，故有長纓之稱，蓋所以飾馬者也。軍傳言「請長纓」，乃用之以言「殺敵報國」也。李詩言「濯長纓」，當亦以此意為類似。（參下條注）。謂之冠纓，失之遠矣！

〔44〕志高而言壯，此丈夫之不遂也。遂，成也。不遂，謂志而不遂也。李詩事跡，歷來無注，未詳所是。而鍾嶸詩品以為：「陵，名家子，有殊才。生，命不諧，聲顏、身喪。使陵不遭辛苦，其文亦何能如此？」依是，則其詩當為陷匈奴後所作。且就詩意觀之，應即別蘇武時之作。果爾，則武歸漢，而陵不得還，詩雖為送別而賦，亦正所以自悲耳。詳陵答蘇武書，自謂陷敵而不死，乃欲留有用之身以圖報漢者。由此而言，則所謂「臨河濯長纓」，乃正所以明其欲請纓、殺敵之報漢之志也。然漢已藉其家，此志實絕，故於武榮歸，唯有「念子悵悠悠」耳！陵有此志而未能竟，故補亡者得稱之為：「志高而言壯，此丈夫之不遂也」。此評殊足以明陵之心事矣。

然陵之心事，欲報漢之志及其不遂之情，原皆屬於抽象者，而補亡者摘述「臨河濯長纓，念子悵悠悠」二句為言，則已轉化為一具體（具象）之情實。其中有「河」、有「人」，亦有「長纓」，此三者皆為獨立之意象或形相，中復用一臨字、一濯字，即將此三者而綜合成一完整之形相，即所謂體貌是也。而此體貌中之人，一則濯纓，似是壯志凌霄；一則念友將歸而傷已長留，又是萬慮俱灰；其綜錯、複雜之表情，固已隱隱而欲現矣。由此體貌而觀全詩，自是全詩之最獨特者，故補亡者得用以徵秀也。

〔45〕「東、西安所之？徘徊以旁皇」。句出古樂府傷歌行，亦載文選。其辭曰：「昭昭素月明，暉光燭我牀。憂人不能寐，耿耿夜何長？微風吹闥闔，帷羅自飄颻。攬衣曳長帶，屣履下高堂。東、西安所之？徘徊以彷徨。春鳥躡南飛，翩翩獨翱翔。悲聲命儻匹，哀鳴傷我腸。感物懷所思，泣涕忽沾裳。佇立吐高吟，舒憤訴穹蒼！」之，往也。旁皇，同彷徨。

〔46〕心孤而情懼，此閨房之極悲也。懼字似未妥，應作憂。

按傷歌行寫女性孤獨、憂傷之情，蓋千古名作也。作者描述此一人物，獨守空牀，面對素月、微風之耿耿長夜，憂不能寐，於是攬衣、曳帶，屣履、下堂，固欲藉以遣憂也。然憂可遣乎？下堂之後，直感東亦非是、西亦非是，殊無可往者，唯有徘徊以旁皇而已矣！而適於此時，春鳥南飛，哀鳴失儻，觸物、傷懷，則又加重一層憂情矣。故於涕淚沾裳之餘，止能徒向蒼天傾訴也。

此詩實由衆多形相或體貌所構成之一活動之畫面，其中最為突出，足以統羣象之體貌應有二：一為「東、西安所之？徘徊以旁皇」；另一則為「佇立吐高吟，舒憤訴穹蒼」。前者表孤寂、難耐，無以排遣之憂；後者表悽愴之悲極，而無有可告訴之憤。如欲徵秀，則二者皆可。唯補篇止取前者耳。止取前者，而又謂之為「心孤而情懼（憂）」，

此閨房之悲極也」，則亦似已融後者而言矣。

〔 47 〕「朔風動秋草，邊馬有歸心」。此爲王讚雜詩中句。王讚，字正長，晉義陽人也。博學，有俊才。武帝太康中爲太子舍人，惠帝時拜侍中，永嘉中爲陳留內史，加散騎侍郎。有集五卷。

雜詩亦載文選，其辭曰：「朔風動秋草，邊馬有歸心。胡寧久分析？靡靡忽至今。王事離我志，殊隔過商、參！昔往鷓鴣鳴，今來蟋蟀吟。人情懷舊鄉，客鳥思故林。師涓久不奏，誰能宣我心？」朔風，北風也。邊，蓋猶邊塞之邊，可表離鄉遙遠之意。邊馬有歸心，非真言馬也，用以暗示乘馬者之歸心也。

〔 48 〕氣寒而事傷，此羈旅之怨曲也。事，謂思歸也。按王氏此詩寫懷鄉之情，全詩以「朔風」二句爲最剛拔，亦最具象，故彥和取之以徵秀也。

〔 49 〕凡文集勝篇，不盈十一。勝篇，蓋指隱體。唯篇字可疑，與下句篇字雷同，字或作義。十一，謂十中之一也。此言隱之不易得也。下句言秀，其意亦同。

〔 50 〕並思合而自逢，非研慮所求。求，黃注：「元作果，謝改。」拾遺：「以元作果字推之，疑本作課，偶脫其言旁耳。養氣篇：『非牽課才外』。才略篇：『多俊才而不課學』。其課字誼並與此同。」按此可從。

此言隱、秀，皆由水到、渠成，自然而得。唯此自非憑空可能，所謂歷盡千山、萬水而能也。參前注二七及一八。

〔 51 〕或有晦塞爲深，雖與非隱。晦者，暗晦，謂意不明也。（參體性篇注二四及總術篇注 ⑩）。辭雖復隱，意則晦塞不通，故非真隱也。真隱者，義生辭外，複意爲工，而必有祕響以通之、伏采以啓之者也。此與復隱其辭而晦塞其意者，固不足以同日而語者也。然此亦必有形似之處，似是而實非者，唯須操千曲而後有見也。故彥和明辨之。

〔 52 〕雕削取巧，雖美非秀矣。雕削取巧，斧痕必多，止是強作過程，而非水到渠成，自然而得者也。故雖美而非秀也。

按自「凡文集勝篇」至此爲一段，要謂隱、秀之必須自然也。紀昀謂之爲「精微之論」是也。若謂寫作上「純任自然」，此段庶乎是矣。

〔 53 〕英華耀樹。拾遺：「按此句爲回應上文『譬卉木之耀英華』之詞。耀、耀不同，當改其一。」按此非是。耀，本作耀，俗作耀。此三字應可通，其義並爲照。何須改字？

〔 54 〕秀句所以照文苑，蓋以此也。按「此」字指其上文之「自然妙會」言。

又紀評云：「此秀句乃泛稱佳篇，非本題之秀字。」按此未確。細繹文義，自「故自然妙會」以下至此，彥和以「卉木耀英」、「繪帛染朱」喻「自然」與「着色」，應

止言秀體，並無及於隱也。蓋隱之爲體，義生文外，實非「卉木耀英」及「繪帛染朱」所能喻也。此二者所能喻者惟秀體耳。秀體由卓絕之句組成，故末即結之以「秀句所以照文苑」云云。且由此而言，本段所言，止於秀而盡於秀，已無隻字及隱矣。故此以下是否尚有段言隱者，不可得而知矣。

〔 55 〕 深文隱蔚，餘味曲包。 文，謂文章，即作品是也。蔚，謂采盛也。味者，意味。曲，謂曲折也。此二句言隱體，謂深文隱蔚，而其所言之餘意則曲包無遺也。

〔 56 〕 言之秀矣，萬慮一交。 言，謂言辭，即辭句。交者，交接、交會也。此言秀句之不易得，須於萬慮中或有一會也。

〔 57 〕 動心、驚耳，逸響笙、匏。 響，謂聲律。逸，過也。（見爾雅釋言）。笙、匏，樂音也。此言秀體，獨特之體貌或聲貌，其聲律之美，有過於笙、匏，而令人動心、驚耳也。